

神密的乞丐女郎



# 神秘的乞丐女郎

高慎盈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沈阳

辽新登字3号

神秘的乞丐女郎

Shenmi De Qigai Nülang

高慎盈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333

---

责任编辑:高 勇

责任校对:筱 平

封面设计:冯少玲

---

ISBN 7-5313-0764-2/1·702

---

定 价:5.30元

# 目 录

|                            |     |
|----------------------------|-----|
| “伴舞女郎”之谜.....              | 1   |
| 神秘的乞丐女郎 .....              | 69  |
| 上海滩上的“导购女郎” .....          | 76  |
| 上海滩上的吸烟女郎 .....            | 86  |
| “陪酒女郎”扫荡记 .....            | 94  |
| “职业杀手”备忘录.....             | 105 |
| 上海滩上的“神秘顾客”.....           | 124 |
| 富裕的贫困                      |     |
| ——对某些个体户“口袋”与“脑袋”的探索 ..... | 137 |
| 黄土地涌动“整容潮”.....            | 147 |
| 名片案奇观.....                 | 161 |
| 人鬼之间.....                  | 176 |
| 路边“野店”面面观.....             | 183 |
| 跨国婚恋潮.....                 | 194 |
| 红证.....蓝证.....红证           |     |
| ——透视婚姻中的“第二次握手” .....      | 202 |
| “鸳鸯”在荧屏上“公关”.....          | 211 |
| 洋姑娘嫁到黄土地.....              | 217 |
| “丘比特之箭”在校园穿行               |     |
| ——大学生恋爱透视 .....            | 226 |

|                    |     |
|--------------------|-----|
| 设在法庭上的“离婚学校”.....  | 236 |
| 中国的“丁克夫妻”们.....    | 243 |
| 大饭店的“攀星路”.....     | 255 |
| 深圳股市启示录.....       | 269 |
| 公关,在误区与坦途之间 .....  | 279 |
| “贬值”大合唱.....       | 293 |
| “公费”变奏曲.....       | 304 |
| “人情消费”             |     |
| ——社会生活中的“流感” ..... | 314 |
| 当代“斯芬克司难题”         |     |
| ——职称之争 .....       | 324 |
| “土地神”泪洒黄土地.....    | 337 |



## “伴舞女郎”之谜

### 夜朦胧，人朦胧……

每当黑暗把上海滩拥抱的时候，有着各种动听名称如欢乐宫、碧丽宫、葡萄园、香格里拉等舞厅的霓虹灯，便四下得意洋洋地闪烁起来。

夜朦胧人朦胧这里那里皆朦胧。

这朦胧真有诱惑力。

短短数年之间，先以战战兢兢之态，继以堂堂正正之容，复以排山倒海之势，一股舞潮突然涌现于中国古老文明的河床，澎湃于上海滩的支流。

据上海市社会文化管理处统计，全市的舞厅数量已达到300多家，每天参与舞会活动的达5万余人。

上海人似乎偏爱将什么都切出个“高档”、“低档”来。低档舞厅，花块把钱就可进去“霹雳”一阵。高档的呢？那自然要数全市10多家一流宾馆内的舞厅了，每张舞票起码15元左

右，高的达 30 多元甚至 50 来元，人民币的不行，请付兑换券。

不管“低档”、“高档”，那些舞厅的氛围倒一概是朦胧得可以。且有越高档越朦胧的特色。那灯光就叫人摸不透，这几年大有越变越暗的趋势。可能是电力不足？

昏暗朦胧的灯光可以吸引更多的舞客，几乎每个舞厅经理都深谙个中奥秘，于是他们总是在明文规定的亮度和舞客所盼望的暗度中寻找出一种平衡，使得警察难以挑剔而舞客乐此不疲。

一个夜色朦胧的时刻，8 点 35 分。舞厅正涨潮。我随一位友人走进了锦江饭店的“碧丽宫”。

我立刻想起了一段恰如其分的精彩描写——

小号在呜哩哇啦，黑管在呜哩哇啦，电吉他在嗙声嗙气；架子鼓在嘣嚓嘣嚓，流行歌手在嗙着心中的情欲。舞会正热闹。你们快来经风雨见世面吧！

舞曲高一阵低一阵地飘着。红灯绿灯转盘灯激光灯随着音乐闪烁不定，撩拨眼睛撩拨心灵还撩拨情欲。粉红色的窗纱后面沉浸在幸福的眩晕里的男人和女人，兴许在想着他们的  
事情如剪影柔和于五光十色的生活里……

突然，我像发现新大陆那样睁大了眼睛：这扶肩的搂腰的挨脸的吊脖子的男女舞客，男的几乎清一色是隆鼻深目的老外们，年龄估计都在 40 岁上下；而那些女士们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 25 岁左右的黄皮肤女郎，咱们的漂亮女同胞。

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年龄，何以被“优化组合”到这旋转的舞厅里？

难道仅仅是因为跳舞本属“超国界跨年龄的行动？”

记得有人对这一现象曾甩出如下一句“妈的”：中国人民早就挺直腰杆站起来三十多岁了，岂容华盛顿伦敦巴黎柏林渥太华悉尼里斯本维也纳哥本哈根罗马……一切的外国人掠夺俘虏我们勤劳勇敢温柔贤惠美丽善良温良恭俭让武装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漂亮的女公民，妈的！

此刻我还算冷静没有照搬“妈的”。因为对具体情况需作具体分析才是。

但我却感叹于菲文浦对女性的赞诗：“一个美丽而贞洁的女人，实在是上帝的完美杰作，天使的真正荣耀，地球的罕有奇迹，世界的唯一神妙。”

是的，夜生活是女人的世界，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了夜生活。

是的，女人是世界的半球，她们的命运往往是尘世的观照。

夜色往往使人浮想联翩。舞厅更能令人激情满怀。

那么敢问这些激情于舞厅激情于老外怀抱里的漂亮女郎何以这般激情？

我信步踱出舞厅，在门口的大草坪上抬头望星空。

繁星点点，天幕依然朦胧。

友人尚未出来。我于是伫立作沉思状。

沉思中又添困惑：舞厅里走出一高鼻子老头、一黄皮肤少女，明显的两种血统，绝不会有亲缘关系吧，可他俩一钻进轿车就热火朝天地拥抱亲吻起来。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这些女同胞，就是伴舞女郎。如今各大宾馆舞厅，几乎成了她们的旋转世界啦！”毕竟还是我那位友人见多识广，他听

了我的一席话后，如此一言以蔽之。

“伴舞女郎”？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诞生出“伴舞女郎”？

因为在我的“大脑仓库”里，储存着多年来灌输的“信息”：不许雇佣舞伴，大概是社会主义营业性舞会与资本主义夜总会的根本区别吧？可如今怎么啦？这一观念也已“更新”啦？

“书呆子，别唉呀什么的啦！许多事，少见就会多怪，多见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在友人这番富有哲理性的语言面前，我能说些什么呢？

当然有话可说。比如问问他，这些“伴舞女郎”是些什么样的人？她们为啥扮演此等角色？她们是否除了伴舞还是伴舞……如此等等。

“这我也说不清楚。”友人耸耸肩，摊摊手，欧化的动作。

许久许久，我们在沉默中散步。

夜朦胧人朦胧这里那里皆朦胧。

我只能朦胧地思前想后：这里的世界一定很精彩，这里的世界也一定很神秘……

### 近在咫尺的线索。邻居少妇透露“公开的秘密”

我从来也没有似现在这样对古人的如下名言佩服得掷笔三叹：

对对对！“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妙妙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是是是！“处处留心皆学问”！

说来并不话长。

正当我脑海里盘旋着“伴舞女郎之谜”的时候，一条线索就显现于近在咫尺的地方……

我有一位邻居是上海市某剧团的青年女演员。不必说她的姓，“珍珍”乃是她的名。年龄嘛，30刚出头。

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性：不肥不瘦的身材，不高不矮的个子，不大不小的眼睛，不厚不薄的嘴唇，似经过精心制作、精心挑选、精心护理的艺术品。那如云雾般的头发，撩人心怀；那星辰般的眼神，灼灼感人；那白里透红的脸蛋，足可让玫瑰羞愧。

珍珍的丈夫在外地剧团工作，他们虽结婚才一年多，但也难得有良辰可鹊桥相会。

她与楼上楼下的邻居们相处得甚好。走到哪里，那里就有她的歌声笑声。人们称她为“文明楼里的百灵鸟”。

忽然有几天，人们发现她不上班不串门闭门不出了。于是邻居们一个一个地前去关心：“剧团放假啦？”“工作不顺利？”“身体不舒服？”

怀孕3个月，不幸流产了。原来如此。

丈夫闻讯从外地赶来，护理加陪伴，前前后后在家住了两个多月，又“拜拜”走了。

邻居们这家送鸡汤，那家拎水果，直感动得珍珍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一天，珍珍向众邻居“庄严宣布”：根据丈夫远方来鸿的意见，并征得我所在剧团领导的同意，我要休假10个月，以保“现在又有了”的胎儿。

那就好生休养重在保胎吧。

春去夏来。一到傍晚，居民们就争先恐后地搬凳子拿椅子，占据楼下场所的一席之地而歇息纳凉。

珍珍呢？她怎么闷在屋内不下来纳凉？

她不在房内。房间门上，铁将军把门。

一天两天不在意，三天五天就生奇。

邻居们终于发现了珍珍的“最新动向”：

珍珍“保胎”却不静心休养，一连十多天，只见她吃过晚饭就浓妆艳抹地出去，半夜时分方才回家。在她回家上楼进房时，楼下总要响起一阵“嘟嘟嘟”的轿车喇叭“伴奏声”。她这是怎么啦？

一次，我好奇又客气地问她：“你又上班去演出啦？”

回答大出意料：“不，到高档宾馆参加舞会去了。”

我一愣。高档宾馆舞会的票价令工薪阶层不敢问津，且需付兑换券呐！你珍珍成家不久，又非主要演员，如今要频频光临这种舞厅，还要租车回家，这，这恐怕难以“收支平衡”吧？

谁知我这竟是杞人忧天。

珍珍笑着告诉我：“舞票的钱，乘‘的士’的钱，对了，还有点心饮料钱，全是老外承包的。”

“这么说，你这是去为外宾当‘伴舞女郎’罗？”

她似乎从话音里听出贬意，于是嗓门变了调：“当‘伴舞女郎’又怎么啦？！现在开放了，外宾来旅游，为他们伴舞也是为发展旅游事业服务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赶忙赔上笑脸说明如此如此：决无贬损你珍珍之意，亦非头脑封建大惊小怪，更不敢反对开放政策发展旅游事业，而纯粹是出于好奇想开开眼界增长点见识……

我能不好奇吗？

“伴舞女郎之谜”存乎心头许久未解，没想到眼前这珍珍就是一位“谜中人”，而且平时与她就相当谈得拢，友好的邻里关系使她“不看僧面看佛面”，她不会轻易拒绝交谈。既然如此，我岂能放过这解谜的良机？

培根曾引用一句古谚说，机会老人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当你没有抓住再后悔时，却只能摸到秃头了。

良机是稍纵即逝的，要想抓住就得“趁热打铁”。

我终于抓住了解开“伴舞女郎之谜”的一个机会，一条线索，我当然要设法“趁热打铁”把话题扩散开来深化下去。

随后的一切，便在北京人叫“侃大山”上海人称“呱山湖”的交谈氛围中进行……

眼下在各大宾馆舞厅里当“伴舞女郎”的大概有多少人？

——这就难以说得准了。据“圈内人”所知，“伴舞女郎”是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当初是“地下游击队”式地活动着，还不成什么气候，好像是“跟着感觉走”，走到哪里是哪里，有机会伴舞就伴上一阵，人数也就那么“七八条枪”吧。后来，渐渐地成了“公开的秘密”，人数也逐步增加了。到了1988年夏天，圈子里的姐妹们主张“透明度”，认为这没啥好忌讳的，既然酒吧里有“陪酒女郎”、咖啡馆里有“陪聊女郎”、电影通宵场内有“陪看女郎”，而且报纸上还客观地报道它们是新出现的一种“第二职业”哩，那么承认我们是“伴舞女郎”又有什么可怕的？许多事，你越“犹抱琵琶半遮面”就越会显得似乎其中有鬼，而索性三七二十一把它说穿了，也就不以为然不足为奇了。于是，姐妹们你引她荐，人数好似滚雪球。我就是经剧

团里的一位小姐妹引荐，前不久加入“伴舞女郎”行列的。这十来天，我两个晚上换一个地方，已经跳过4家高档舞厅了。据我观察，如果“毛估估”（粗粗估计）的话，如今在各大宾馆里经常当“伴舞女郎”的，我看三五百个是起码的数。

这些濒临高档宾馆舞厅的“伴舞女郎”多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论年龄，30岁上下为多，小的只有18岁。论容貌，当然没说的，即使够不上“四星级”“五星级”的，那也起码可以打上八九十分的。你想想，陪伴老外跳舞，又是在那样高档的地方，容貌方面不具备“外交水平”怎么能行呢？论职业，那就是百花齐放啦，既有演员、大学生，也有工人、待业青年，还有个别教师、科技人员和机关干部。有啥特长？这又不是招工评职称选劳模。只要人漂亮，会跳舞，就“OK”了，如果再会讲几句日常英语、日语、法语什么的，那就“Very good”，到哪儿也可以“兜得转”啦！

她们是怎样进入大宾馆成为“伴舞女郎”的呢？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呗！一种是“迎候式”，就是自己在门口等候，找机会与外宾搭讪，以获得邀请；一种是“搭桥式”，就是通过亲友中的翻译、导游、宾馆服务员以及已有实践经验的小姐妹，从中牵线搭桥；还有一种是“预约式”，就是在接待工作中或旅游途中结识以后，事先预约好，到时候一进舞厅就如同老朋友一般。除了以上这三种带有自发性质的途径外，近来有的宾馆舞厅还悄悄地主动搞起了“聘请式”，就是聘请“伴舞女郎”。

怎样个“聘请式”？不妨举两个例子说说吧：

Y 姑娘是某研究所技术员，今年 26 岁，身高 1.70 米，身材苗条，肤色白嫩，大而亮的明眸透出迷人的魅力。由于她还没有找到称心的郎君，至今待字闺中。晚上，她除了看书，就是常到离家较远的某宾馆舞厅跳舞消遣。她的天生丽质和娴熟舞技，不仅使她很快成了老外们眼中的“舞会皇后”，而且也引起了舞厅经理的注意。终于有一天，舞厅经理彬彬有礼地把她请入接待室。经理先是赞美她舞跳得好，而后引入正文：尽管宾馆里外宾爆满，但舞厅生意不大景气，原因是不少外宾因缺少女舞伴而感扫兴；近来你赏光到我们这儿，吸引并提高了不少外宾光临舞厅的兴趣，我们很感谢你。你这几天花的舞票价钱，现在退还给你。希望你多来走走，最好隔一两天就必定来。为了鼓励她经常光临，经理表示从今以后可让她免费入场，并为她提供饮料和更衣休息场所；路远的话，还可代买一张公交月票；临时急需租“的士”来，也可考虑凭发票报销；如舞厅生意兴隆起来，每月将发给她一笔奖金。Y 姑娘沉思良久，提出三点：第一，有空可以常来，但不受任何约束；第二，除了不买门票，报销一张月票外，不收受其它任何报酬；第三，不得张扬开去。经理听后，连连点头……

与这位 Y 姑娘相比，D 姑娘的思想显然要开放的多。D 姑娘是一家五金商店的营业员，20 岁，容貌水准够得上“五星级”。一连几天，她在一家宾馆舞厅里陪伴外宾跳舞，结果把许多本来舞瘾不大的老外也引进了舞厅。宾馆舞厅的经理乐了，就悄悄地与她订下协定：邀请她作为“编外职工”，发给“临时出入证”，每晚奖励 20 元（外宾如有“小费”给她，不计在内）。希望她“配合”的是，最好每晚都来，跳舞时带个头，不论熟客、

生人，尽量接受邀请。D姑娘当即一口应允……

“你们什么舞都伴跳吗？比如老外们要跳贴面舞，怎么办？”我不无忧虑地问珍珍。

珍珍快人快语：“贴面舞又不是脱衣舞，伴跳又有啥关系呢？老实说，快三慢四伦巴探戈迪斯科霹雳贴面，这些舞我都陪伴老外跳过。贴面舞，老外称“Fox”，原意是狐步舞。这是一种艺术，你懂吗？当我依近对方，闭起双眼，所有的感觉只有那优美的音乐，那是一种崇高的、纯净的艺术享受。”

我只得耸耸肩。因为我确实不懂这“艺术”。

如下这句话，我则坚信是非问不可的：“能不能说说你们这些人为啥要去当‘伴舞女郎’？”

我忍不住把这个属于“个人心中小秘密”的难题出给了珍珍。

珍珍的面色果然“晴转阴”了。沉默。还是沉默。

我识相地准备告辞：“对不起，已打扰你好多时间了，我走啦。”

尚未跨出房门，忽听珍珍又开口了：“说给你听听也没啥。我当伴舞女郎的动机嘛，很简单，一个人闷在家里太厌气，医生又说我的保胎问题也可解除戒严令，关系不大了，这时小姐妹拉我去高档宾馆舞厅散散心，陪伴老外跳了几个晚上，觉得蛮开心，就今天预约明天，一天换一个场子，这就当起了‘伴舞女郎’啦。现在这样不用花自己的钞票去跳跳舞、吃吃点心、坐坐轿车、解解厌气，我这种动机没啥问题吧？至于其他一些人的动机，不说你也明白，那是因人而异相当复杂的，这就只好请你自己去逛逛去聊聊去访个端详吧……”

我笑了笑，点点头，挥挥手。

### **周游列厅，捕获一句共同语：“不是为了爱情！”**

逛舞厅的兴趣说来就来，茁壮成长。

一厅又一厅。这里又那里。

自然不是为了舒筋活血或者看什么热闹。实在是因为“伴舞女郎之谜”太激动我的中枢神经了。

于是，看够了桃红的灯桔黄的灯莲青的灯。

于是，看够了男人的女人的贼亮的雪白的鹅黄的血红的碧翠的葡萄紫的孔雀金的皮鞋。

旋转的灯，旋转的男人女人，舞厅的空间像是一个滚动的圆，不存在长宽高辨不清左中右。音乐的旋律在地上抛来抛去，在耳边滚过来滚过去，在四面八方跌跌冲冲飘浮游动弹跳不止。

这里在旋转，那里也在旋转。一座座舞厅犹似一张张旋转的唱片。高鼻子的男宾，黄皮肤的女郎们那纷飞的思绪都旋转在这一张张旋转的唱片上……

某宾馆舞厅。

随着慢四步的舞曲，头顶上那反扣碗式的穹顶内，呈现出一片蓝光，配上吊在织物球上的小灯泡一暗一亮，犹如在深夜只有天空上闪烁的星星，把一个个男人女人都打扮得迷惘茫然。

灯光如梦，人影如魂。

男人双手环抱着女郎的腰肢，女郎双手勾着男人的脖颈，头相互睡在双方的肩上、胸前，像相互诉说许多心事一样地随

着软软的音乐晃来扭去地动着、动着。

谁都不说话。谁也不耐烦说话。

我敢断定，如果那些老外不是频频偷看倚在胸前的伴舞女郎那双微闭着如睡去一般的眼，他会很难分清她是一朵云还是柔娴的躯体，很难判断此刻是在舞厅还是在房间中的某个位置上。

这话显然不无道理：爱情之火熊熊燃烧之际，就会醉到那般超凡脱俗的境界。

我想起了文化人类学家的指教：从原始部落的篝火旁，到今日少数民族的这个“集”那个“会”，舞蹈——从舞蹈开始成其为舞蹈的那一刻起，便与人类的求偶行为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而今夜上海的高档宾馆舞厅里的“伴舞女郎”群体中，又有多少人是纯粹出于“爱情至上”的精神，来此在手舞足蹈过程中“寻找男子汉”的呢？有没有就是因为感到中国的男子汉失落了所以来此进行“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呢？

我不相信会绝对没有。

一天夜晚，某宾馆舞厅。低悬的转灯滴溜溜转来倒去折腾得厉害。手持话筒的歌手在“轻歌劲舞”。这里有轻巧的会转动的椅子，以及专供休息、抽烟、交谈的隔音室、还有透过茶色玻璃就能看到的公园夜景。

散在四周的桌上，堆放着好些罐头饮料和五颜六色的外烟：“万宝路”、“登喜路”、“健牌”……它们的主人正抽着它们，又拥着身边的“伴舞女郎”，令人蓦地觉得他们正骄傲地拥有着许多。